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封氏聞見記

第四卷

尊號

秦漢已來。天子但稱皇帝，無別徽號。則天垂拱四年，得瑞石於洛水，文曰：「聖母臨人，永昌帝業。」號其石為寶圖。於是群臣上尊號，請稱聖母神皇后，稍加慈越古天冊金輪聖神等號。中宗踐祚，號應天神龍。玄宗即位，號開元神武，稍加為開元天地天寶聖文神武應道。肅宗號先天文武孝感。代宗號寶應元聖文武。今上號聖文神武。則天以女主臨朝，苟順臣子一時之請，受尊崇之號，自後因為故事。允文允武，乃聖乃神，皇王盛稱莫過此。既以為祖父之稱，又以為子孫之號。雖顛之倒之。時有變易，曷曾離此數代之後，將無所迴避。貞元初，主上超然覺悟，乃下詔去其徽號，直稱皇帝。合於古矣。近歲百僚復請加尊號，上守謙沖，意不之許。昔光武皇帝詔群臣「上書不得言聖」。孔子曰：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」其謙沖之意，大矣哉！

運次

自古帝王五運之次，凡二說：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為義，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為義。漢魏共遵劉說，國家承隋氏火運，故為土德。衣服尚黃，旗幟尚赤，常服赭赤也。赭黃，黃色之多赤者，或謂之柘木染，義無所取。高宗時，王勃著《大唐千年曆》：「國家土運，當承漢氏火德。上自曹魏，下自隋室，南北兩朝，咸非一統，不得承五運之次。」勃言迂闊，未為當時所許。天寶中，昇平既久，上書言事者，多為詭異，以希進用。有崔昌以勃舊說，遂以上聞。玄宗納焉。下詔以唐承漢，自隋已前歷代帝王皆屏黜之，更以周漢為二主。後二歲，禮部試天下，造秀作《土德惟新賦》，則其事也。及楊國忠秉政，自以隋氏之宗，乃追貶崔昌並當時議者，而復鄒、介二公焉。

降誕

近代風俗，人子在膝下，每生日有酒食之會。孤露之後，不宜以此日為歡會。梁元帝少時，每以誕載之晨，輒設齋講經。洎阮修容歿後，此事亦絕。太宗曾以降誕日謂長孫無忌曰：「今日是朕生日。俗云：『生日可喜樂』。以吾之情，翻感思。」因泣下。中宗常以降誕宴侍臣貴戚於內庭，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。然則國朝已來，此日皆有宴會。玄宗開元十七年，丞相張說遂奏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，百僚有獻承露囊者。是日皇帝御樓張樂，傾城縱觀，天下士庶皆為賞樂。其後又改為天長節。肅宗因前事，以降誕日為天平地成節。代宗雖不為節，猶受諸方進獻。今上即位，詔公卿議。吏部尚書顏真卿奏：「准《禮經》及歷代帝王，無降誕日，惟開元中始之。又復本意以為節者，喜聖壽無疆之慶，天下咸賀，放號節日。千秋萬歲之後，尚存此日以為節，恐乖本意。」於是敕停之。

金雞

國有大赦，則命衛尉樹金雞於闕下，武庫合掌其事。雞以黃金為首，建之於亭之下。宣赦畢則除之。凡建金雞，則先置鼓於宮城門之左，視大理及府縣徒囚至，則捶其鼓。案，金雞，魏晉已前無聞焉。或云始自後魏，亦云起自呂光。《隋書·百官志》云：「北齊尚書省有三公曹，赦則掌建金雞。」蓋自隋朝廢此官，而衛尉掌之。北齊每有赦宥，則於闕門前樹金雞，三日而止。萬人競就金雞柱下取少土，云：「佩之利」。越數日間，遂成坑，所司亦不能禁。武帝即位，大赦天下，其日設金雞。宋孝王不識其義，問於光祿大夫司馬膺之曰：「赦建金雞，其義何也？」答曰：「按《海中星占》『天雞星動，必當其赦。』由是王以雞為候。」其後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，先是有謠言：「河南種穀河北生，白楊樹頭金雞鳴。」祖孝徽與和士開譖孝琬曰：「河南、河北，河間也。金雞言孝琬為天子，建金雞也。」齊王信之，而殺孝琬。登封嵩岳大赦，故為萬歲登封。壇南有大櫟樹，杪置金雞，因名樹為金雞。

露布

露布，捷書之別名也。諸軍破賊，則以帛書建諸竿上，謂之露布。蓋自漢已來有其名。所以名露布者，謂不封檢，露而宣佈，欲四方速知，亦謂之露版。魏武奉事云：「有警急，輒露版插羽。」是也。宋時沈璞（一作沈羨之）為盱眙太守，與臧質共拒魏軍，不作露布。高宗怪而問之，答曰：「頃聞諸將獲賊二三驢馬，皆為露布，臣每晒之。近雖仰憑威靈，得摧丑虜，斬擒不多，脫復高曳長鎌，虛張功捷，尤而效之，其罪彌甚。所以斂毫卷帛，解上而已。」然則露版，古今通名也。隋文帝時，詔太常卿牛宏撰《宣露布儀》。開皇九年，平陳，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。兵部請依新禮，集百官及四方客使於朝堂，內史令稱有詔，在位者皆拜。宣露布訖，蹈舞者三，及拜郡縣皆同。自後因循至今不改。近代諸露布，大抵皆張皇國威，廣談帝德，動逾數千字，其能體要不煩者，鮮云。

匭使

則天垂拱元年，初置匭使之制。為方函四面，各以方色。東曰延恩匭，懷材抱器，希於聞達者投之。南曰招諫匭，匡政補過，裨於政理者投之。西曰申冤匭，懷冤受屈，無辜受刑者投之。北曰通玄匭，進獻賦頌，涉於玄象者投之。置匭使一人，判官一人。諫議大夫或拾遺補闕充其使，專知受狀。每名進入以待處分，餘付中書及理匭使。使常以御史中丞或御史為之。初置，匭有四門，其制稍大，難於往來。後遂小其制度，同為一匭，依方色辨之。漢時，陳廣為潁川太守，設匭箱，言事者投書其中。匭亦匭箱之流也。梁武常詔於謗木肺石旁，各置一函，橫議者投謗木函，求達者投肺石函，則今之匭也。初，則天欲通知天下之事，有魚保宗者，頗機巧，上書請置匭，以受四方之書，則天悅而從之。徐敬業於廣業陵作逆，保宗曾與敬業造刀車之屬。至是為人所發，伏誅。保宗父承暉自御史中丞坐貶義州司馬。天寶中，玄宗以匭字聲似鬼，改匭為獻納使。乾元初，復其舊名。

定諡

太常博士掌諡，職事三品已上薨者，故吏錄行狀，申尚書省，考功校勘，下太常博士擬議訖，申省，省司議定，然後聞奏。昔周公，文王之子，諡曰文公。苟有令德，不嫌同諡。諡二字者，一字為質，一字為文。或文或質，蓋出當時禮官之意，非定例也。自漢魏以來，雖道德之重，先無爵者不加諡。晉代王遵上疏，稱武官有爵必諡，甚失制度之本。自是公卿無爵皆諡。太宗朝鄭公魏征，玄宗朝梁公姚崇、燕公張說、廣平公宋璟、郇公韋安石，皆諡為文貞二字。人臣美諡，無以加也，非德望尤重不受此諡。有唐

以來，五人同諡亦無嫌也。代宗朝吏部尚書韋陟薨，太常博士程皓諡曰忠孝，刑部尚書顏真卿駁之：「出處事殊，忠孝不並。已為孝子，不得為忠臣，忠臣不得為孝子。故求忠於孝，豈先親而後君移孝於忠，則出身而事主。所以叱馭而進，不憚危險，故王尊為忠臣。思全而歸，恐有毀傷，故王陽為孝子。則知晝之與夜本不相隨，春之與秋，豈宜同日且以為尚書忠業高遠，羽儀前朝，百行之中，能事甚眾。議行稱諡，固多美名。何必忠孝兩施，然後表德歷考前史，恐無此事。敢率愚見，請更商量。」皓執前議曰：「天地之性人為貴，人之行莫先於孝。孝于家則忠於國，愛於父則敬於君。脫愛敬齊焉，則忠孝一矣。夫君臣上下不可以廢忠，事父母、承祭祀不可以虧孝。忠孝之道，人倫大經。孔子曰：『以孝事君則忠。』又曰：『夫孝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。』此聖人之教也。至於忠孝不並，有調而言：將由親在于家，君危於國，奉親則孰當問主；赴國則無能養親。恩義相迫，事或難兼。故徐庶指心，翻然辭蜀；陵母刎頸，卒令歸漢。各求所志，蓋取諸隨。至若奉慈親、當聖代，出事主，入事親，忠孝兩全，誰曰不可豈以不仕為孝，舍親為忠哉！況忠孝侯之傳鵲印，唐堯之代即有此官。伏念美名，請依前諡。」有司不能駁焉。

明堂

垂拱四年，則天於東都造明堂，為宗祀之所，高三百尺。又於明堂之北造天堂，以侔佛像。大風摧倒，重營之。火災延及明堂並盡，無何，又敕於其所復造明堂，侔於舊制。所鑄九州鼎，置於明堂之下。當中豫州鼎，高一丈八尺，受一千八百石。其餘各依方面，並高一丈四尺，受一千二百石，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。開元中，改明堂為聽政殿，頗毀徹，而宏規不改。頂上金火珠，迴出空外，望之赫然。省司試舉人作《明堂火珠》詩。進士崔曙詩最清新，其詩云：「正位開重屋，凌空大火珠。夜來雙月滿，曙後一星孤。」天淨光微滅，煙生望若無。還知聖明代，國寶在神都。」史賊入洛陽，登明堂，仰窺棟宇，謂其徒曰：「大好舍屋。」又指諸鼎曰：「煮物料處亦太近。」洎殘孽奔走，明堂與慈閣俱見焚燒。

武監

開元十九年，置先師太公廟。春秋二仲上戊日釋奠，用張良配享，牲用太牢，軒懸之樂，八佾之舞。出師將發日，皆引辭。京兆功曹盧若虛錄太公之後，姜氏、呂氏、尚氏、齊氏、高氏、盧氏、柴氏、慶氏、國氏、紀氏、紹氏、禮氏、賀氏、指氏、掌氏、歷氏、牽氏、晏氏、望氏、獻氏、易氏、章氏、謝氏、丁氏、申氏、營氏、浦氏、萊氏、許氏、蓋氏、雍門氏、東門氏、子雅氏、子尾氏、子襄氏、子牙氏、子功氏、□氏、公旗氏、公牛氏、盧滿氏、祭公氏、閻公氏、仲長氏、章仇氏等四十八姓，刻石為記。禮部員外郎崔宗之制銘，立於廟門。天寶中，太學中太學生張綱上書：「請於太公廟置武監。國子監相對，教習胄子。春秋釋奠於先師太公，一如國學文宣王廟。」書寢，不報。

漳瀆

開元中，拾遺蓋匡朝上書：「以江、河、淮、濟，各能獨達於海，故受四瀆之名。按《尚書注》云：『漳水橫流入河。』今之此水與古有異，發源潞州，東赴滄海。有逾淮、濟，合著瀆名。請以漳水為一瀆，並前為五。以淮水配西嶽，漳水配北嶽，濟水配中嶽。庶隨正方，各得其宜。陰陽克和，風雨時若。」奏上，不許。